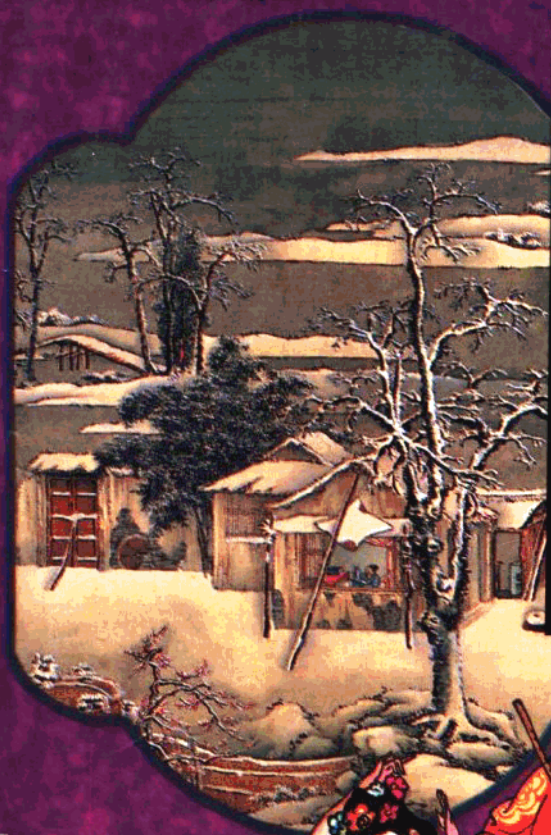


新派武侠小说精品

臺灣·雲中岳

神笛杀手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神笛杀手》系作者所著的一部享誉海内外的武侠名作。

神笛杀手苏东二为干一件大事，遵师命，隐居长白山镜泊湖畔，以捕鱼为生，每当深夜，他就吹笛练功——这笛声如泣如诉，令山河为之震荡；这笛声勾魂摄魄，引出了一位美貌姑娘。

身居湖宫的珍珠姑娘，为苏东二笛声所吸引，投入苏的怀抱，二人结为秦晋之好后，相伴下山，勇闯天下，干出了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本文文笔流畅，情节曲折离奇而又在情理之中，是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

奇妙神笛

江湖上有个会吹笛子的杀手，传言这个杀手的名字叫苏东二。姓苏的有个怪毛病，每当他杀了人，便会为死在他刀下的人吹奏笛子。

苏东二在笛子上的造诣比之他的刀法高绝多了。

苏东二现在就坐在一棵老柏树下吹奏笛子。

苏东二身旁的草地上、石堆边、山溪岸就躺了七个人，当然是死了的人。

苏东二杀人是为了他的职业，吹奏笛子是为了同情，因为他永远明白，这世上每一个人，不论这人是好人或者坏人，都是父母辛苦拉扯大的，也都曾是他们的宠儿。

苏东二知道只有他才算这世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的母亲在他生的时候就死了，他是怎么长大的？他根本不知道。

一个从小不知爱是什么滋味的人，这个人的性格必定是孤僻的。

苏东二不孤僻，因为苏东二有笛为伴，笛子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一个人的精神有了寄托，这个人就不再孤僻了。

苏东二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吹笛子，他吃过饭也吹笛子，睡觉前更要吹上一个时辰笛子，当他孤单地走在路上时，他就会一边走路一边吹笛子。

苏东二为死人吹的笛子是哀伤戚怨的，悲天悯人的，听起来仿佛一切错全是因为他袖内的那把刀惹出的杀戮，有着咒骂自己太

过残忍而又对不起死在他刀下的人的感觉。

于是那凄怆的笛声，划过了天空，响遍了森林山谷。

于是林中有鸟的随鸣，跟着十多头眼睛闪着绿芒的野狼也在引颈厉嚎了。

苏东二不只会吹出哀伤笛音，他也会吹奏出轻松的笛曲，笛子本来就适于吹奏轻松活泼的曲调，箫才是凄惋的。然而苏东二把笛子吹奏出哀怨之音比之箫吹起来更觉如泣如诉，使山林也会为之毫无生气了。

苏东二吹哀伤之音，总是盘膝而坐，但他现在忽然吹起高亢轻快的曲调，他站起来了。刹那间万物有了生机，群狼为之雀跃，仿佛天空中的月儿也在笑了。

轻快的笛音响起是短而明快的，苏东二已挺立在一块大岩石上了。

这时，夜暗的山道上来了个矮壮汉子。

这矮壮汉子像飞一般地刹那间已站在苏东二面前，他朝附近地上数着，然后冲着苏东二点点头，随之把个包包交在苏东二的手中。

苏东二接过包包塞入怀中。矮壮汉子只简短地对苏东二道：“娘子关西边三十里，太行山的大风谷中，狙杀东厂之人，一个官与八个番子。”

苏东二不问为什么，他只是重复矮壮汉子的话：“狙杀东厂之人，一个官与八个番子。”

矮壮汉子点头，道：“五日后的此时。”

苏东二又再述：“五日后的此时。”

矮壮汉子回身便走，苏东二也走了。他边走路边吹笛子，吹的是振奋人心的曲调。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月夜里，十多只野狼跟着他，野狼绝非是想吃掉苏东二，野狼是在听他吹奏笛子。

苏东二有个毛病，他喜欢走夜路，有许多次他白天住客棧，他

现在就打定主意，天亮去娘子关。

娘子关位于太行山东边，过了娘子关进入太行山区，走路不过两天就到太原。

苏东二当然知道这条路，这是他第五次操刀在这条路上了。如果问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需要扳动指头算算才知道。

苏东二当然不去算他杀过多少人，因为他只管出刀。

* * *

苏东二来到娘子关，住在距离关隘半里地的“黄土客栈”。苏东二每次经过娘子关，都是住在这家听起来十分土气的客栈，而且总住在他喜欢住的那间耳房。

这家“黄土客栈”的小二早已把苏东二当成老顾客般招呼，也知道苏东二最喜欢住在东侧那间小小耳房，平时只要客人不多，那间耳房便总是空着。

苏东二很大方，他赏给小二的银子比之他住店的银子还多。

苏东二对穷苦的人是不会小气的。

苏东二总以为他奉命搏杀的人都是十恶不赦之辈，所以他出刀时一句话也不多说。他相信，有许多事情官家不一定能处理得很好，那么，官家无法罢手之事就只有借重江湖人物，而苏东二就是个标准的江湖人物。

* * *

苏东二回来了，他昨夜不但到山中吹笛，而且还走到大风谷里去吹。

苏东二在大风谷中吹笛的时候，他有着亢奋感觉，从谷内一直吹出山谷的时候，他发觉山林中的野狼在跳跃。他走进“黄土客栈”的时候，天已经快午时了，令他吃惊的是饭堂上正围坐着九个人——一个朝官与八个带刀番子。

苏东二算一算时辰，这些人应该是明天才会过太行山，怎么早到一天？

苏东二只不过在心中思忖，人已走入耳房，他关上门便倒头大睡。

苏东二天黑才醒过来，小二已经把他吃的喝的全部送进房中。

苏东二只简单的一句话：“什么时辰？”

小二只一笑，右手指头指向天空，笑道：“天刚黑不过半个时辰……”

小二放低声音又道：“爷，今夜还出外？”

苏东二道：“在客栈吹笛子会惹人讨厌。”

就在这时候，前面传来娃儿哭声，苏东二皱皱眉，道：“谁家孩子在哭？”

小二先是瞧瞧门外，这才低声对苏东二道：“是个书生带着妻儿，好像与那个东厂番子是一路的。”

苏东二愕然，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一路的？”

小二道：“坐在一起讲着悄悄话呀，爷……”

苏东二道：“听到什么了？”

小二道：“没听到，但神色上十分严重。”

苏东二不问了，他挥挥手，命小二退出门。

吃饱喝足，苏东二原本是要走的，他当然要往大风谷走，但当他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时，他不走了。那脚步声自耳房门外轻悄悄地走过，旋踵间听得隔房房门被人推开来，有人走了进去。

苏东二屏息着双耳竖起，他这个功夫叫“吸音”，运起来十丈之内可听蚊语。

苏东二不必走出房门，更不必潜到隔房窗外窃听，他此刻便隔房几个人的出气声也听得十分清楚。他已明白隔房中一女二男与一个娃儿，那么，另外八个番子仍然在前面了。

苏东二的神色十分庄严，他的双目睁得大极了，因为他在听。

他听着一件令他全身震撼的事情。

“他是我大哥哥，为什么？”

“三王爷，别问为什么，当权与利一旦凌驾于亲情之上的时候，便父子又怎样？”

“哼，我应该明白，小时候他就没将我们当他弟兄。”

“三王爷，这些就别提了，我是奉派来截杀你夫妻小儿的，可是他们忽略了我与三王爷之间有着一段过去的渊源，那是我一生忘不了的。”

“冲天，还记那事呀，自你入东厂以后，老实说，我多少对你有些灰心，只是想不到你……”

“三王爷，你已经知道了，二王爷死于秦中，四王爷死于淮阳，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三王爷，入太原，那是他们的一招幌子。”

“我知道，可又不敢不来，唉！来却必死。”

“所以我丁冲天冒个大险，过太行山之后保三王爷入太原，我与八番子再商议。”

“他们八人同意吗？”

“八人是我的心腹，哼，谁也少不了有几个心腹的。”

“那就全凭丁大人了。”

“我想知道，太原胡将军能否真正保住三王爷平安，如果东厂有人找去？”

“放心，我与胡将军私交甚笃，胡将军最恨东厂那帮太监。”

“唔，胡将军还有这种想法呀。”

“丁大人，咱们何时出娘子关？”

“明日过午最适当。”

“明日过午呀，那不是到了山中天就黑了吗？”

“咱们保护着三王爷，这一路应该不会有问题，我选在夜间走大风谷，是一招出人意外的棋子。”

“丁大人，对于你的义气，小王心存感激，我朱英如果有一天站

起来，你就是我的最亲密朋友。”

“丁冲天先谢过三王爷了。”

“丁大人，你去歇着吧，明日过午上路。”

于是，房门拉开了，只有一个人自耳房外走过。

于是，隔壁房中有了话声。

“王爷，这人靠得住吗？”

“秋芸，咱们这是自石门潜逃出来的，抛弃一切为的是生命，眼前只有相信丁冲天了，看他这样子，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咱们的王府家将未有一个跟来，突然由丁冲天出面，真令人担心，万一……”

“本王以为不会是圈套。”

沉默了，没有再传出声音来。

* * *

大风谷迎面的高峰上吹下一阵窒人的落山风，山谷中立刻有反应，那不只是哗哗啦啦的树叶响，使那辆停在山道上的独拉单轡马车车轂也发出噗噜噗噜的响声。

在荒寒的山谷的蒺藜草丛中，有几株缠着枯藤老葛的光秃大树，透着无奈的凄凉味。

风声树声再加上那匹马的前蹄直刨地，这才意味着这儿已死了人。

赶大车的就死在大车一边，鲜血流到路中央形成一个血池，差一尺未到那匹马鬃上。赶大车的死得似乎不甘心吧，两只眼睛睁得大极了，黑眼珠子不转动，当然，他永远也不会转动了。石堆的那两面却又站又跪的三个人，他们是夫妻与一个娃儿。

围在这三人四周的却是八个东厂番子，还有一个大汉正是这八个番子的头儿。

这些人可不正是昨日住在娘子关“黄土客栈”的那批人！

此刻，那男子清瘦的面庞上一片既惊且怒之色，他也悍然地站在那里，一副准备就义的样子。女的，却拉着十来岁的娃儿跪在地上，她在拭泪。

八名凶神恶煞的番子持刀准备砍人。

“冲天，十年交情就这么轻易地付于流水吗？”

“三王爷，你体谅。”

“冲天，我们几乎就是换帖兄弟了。”

“丁冲天不敢高攀。”

“冲天，我朱英扪心自问，对你毫无半点欠缺之处，昨夜咱们的话我犹在耳际，原来你……”

“三王爷，丁冲天说过，我无奈。”

“丁冲天，我只想求你，求你放了我一家三口，我可以对你保证，从此消失不再出现，什么世袭爵位或继承大统之念，我朱英不稍存半分妄念。”

丁冲天冷冷地道：“我担待不起，三王爷。”

朱英双目一厉，道：“丁冲天，我悔不该不听老管家之言，你到石门王府要保护我立刻逃往太原之事，全是一派胡言，我太相信你这奸佞小人了。”

“哈……三王爷，什么地方出刀最好？当然是大风谷中最干净，我丁冲天不想在人多地方杀人，尤其是杀皇族王爷，我怎么也会落个杀王之罪名呀。”

忽有个番子冷沉地道：“三当头，时辰到了，月已正中，寒霜在降，咱们……”

丁冲天呵呵一笑，道：“何不叫三王爷更加明白，也算往日三王爷对下官的知遇回报吧。”

朱英金牙一紧，道：“本王已够明白了，丁冲天，不就是你仁不义忘恩负义、要取本王之命吗？”

丁冲天站在石头上摇着头，道：“三王爷，你怎把丁某看得有那

么大的权呀，丁某只是奉命行事呀！”

他顿了一下，又道：“三王爷，我丁冲天要对三王爷说的不是别的事，老实说，三王爷去不了太原的。”

朱英惊道：“怎么说？”

丁冲天道：“胡将军奉有指令，如果出大风谷三王爷未死，杀之……”

朱英咬牙，道：“可恶呀，胡震山也被收买了，他……他是个方面大员呀。”

丁冲天道：“三王爷，即便封疆大吏也变心，我丁冲天算得什么？所以希望三王爷你多多见谅吧。”他抬头看天色，月光已中天，他的手举起来了。

“呜……呜……”

这是清脆的笛声，寒夜聆听，着实令人吃一惊。

“有人！”丁冲天拔身便往笛声处扑去，他的刀已指向一株老树下。

他就快到树下了，却突然回头大叫：“杀了他们。”

丁冲天这是下令屠杀朱英一家三口的命令，八名番子当然明白。

八个番子就快围杀上去了，突然间一条人影快逾闪电般自丁冲天的头上掠过，半空中五个空心跟头未落就听得几声厉噪声传来，空谷中响起吓人的回荡。

围杀的番子四人已倒地不起，另外四人在外围，忽见情况有变，立刻举刀围上。

丁冲天返身疾回，厉叱：“什么人！不要命，这是官家在办事，休得插手。”

那黑影敢情正是苏东二。苏东二早把双方的话听去，他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兄弟阅墙之事，人间悲剧一大桩。

苏东二是来杀番子的，他奉命要杀这些人，当他应该出刀的时候

候，他是不会手软的。

丁冲天见苏东二站在三王爷一家三口面前，他冷冷地叱道：“你多事。”

苏东二道：“我是靠多事吃饭的。”

丁冲天猛一怔：“杀手？”

苏东二道：“就算是吧。”

丁冲天道：“谁派你来的？你是怎么等候在这儿的？”

苏东二道：“多此一问。”

丁冲天道：“是奉命，还是受雇？”

苏东二道：“你又多此一问了。”

丁冲天愤怒了，只见他以左手对左右两侧四个番子示意，当然是要他们四个人尽可能地杀了朱英一家三口。

四个番子当然明白丁冲天的意思，他们一路走出娘子关，又一路走到大风口，目的就是杀了朱英一家三口人，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他们都会有麻烦。

便是三当头丁冲天也会有麻烦，东厂方面都以为杀死一个朱英应是轻而易举之事。

丁冲天挫牙格格响，他破口大骂：“你妈的！”

他不只开口骂，因为当他的骂声犹在，人已到了苏东二的面前出刀就戮。

“啪”！

“哟”！

苏东二像是成了三个苏东二，他不等丁冲天的刀上身，下盘冲前一脚踢，直把丁冲天踢得暴退七八步跌坐在地上，等他抬头看过去，他吃一惊，因为他看到四个他带来的番子正一个个地歪身往地上倒下去。

苏东二的动作太快了，只是闪晃间，左右围杀朱英的四个番子已被他杀死在地上，叫声是无气的，丁冲天就未曾听仔细，因为他

几乎被踢昏了。

收拾了八个番子，苏东二这才走向吃力站起的丁冲天：“你自裁吧，三当头。”

丁冲天到了这时才知一切全完了。

他带着几分怯怯之意，道：“朋友，我还有生望吗？”

苏东二冷冷道：“东厂的人也摇尾乞怜？”

丁冲天道：“东厂怎样，也是人……”

他未说下面的话，因为下面的话是“是人都怕死”。

忽地，朱英过来了。

朱英露出十分感激的神色对苏东二道：“英雄，朱英一家十分感激你搭救之恩。”

苏东二道：“不必。”

朱英道：“我可以为丁当头求个人情吗？”

苏东二怔了一下，道：“你……为一个欲杀你全家的人求情？”

朱英道：“但求英雄放了他，唉，我们有十年交情呀。”

丁冲天几乎难以相信，他重重地道：“三王爷，你……你是圣人呀。”

朱英道：“不，我不是圣人，但有人性。”

苏东二淡淡地道：“我没有人性，我只有刀，三王爷，你的请求恕难接受。”

朱英怔住了。

丁冲天道：“三王爷已见谅，朋友，你又为何坚持？难道我们彼此有仇？”

苏东二道：“我们彼此无仇，我们甚至根本不相识，只不过我得说句老实话，我不是来救三王爷的。”

丁冲天大叫：“什么？你不是来救三王爷的？”

“不是。”

朱英也惊道：“可是你却救了本王呀。”

苏东二道：“只是巧合，因为我的任务是杀一个官员和他率领的八名东厂番子，一共九个人。”他指指地上已死的八个番子，又道：“想也知道，我如果放了你，任务就算失败了。”

于是，丁冲天终于明白了，今夜，他非死在这大风谷不可，这可是他原先为三王爷朱英选中的好地方。

丁冲天仰天一声惨笑，道：“朋友，算你狠，丁某不用劳动贵手了。”

他话声落，双手反捏刀直送进肚子里，惨笑一声歪倒在地上了。

鲜血在往外流，流向一片草丛中。苏东二只低头看了一眼，便欲举步离去。

朱英扶起妻子，拉着儿子，他呼叫：“英雄……”

苏东二回过头来，道：“三王爷你叫我？”

朱英一家三口面向苏东二，道：“请受我一家一拜。”

苏东二道：“我已说过，我不是为了救你们才出刀的，何用谢我？”

朱英道：“英雄，可否为小王指一条明路？”

苏东二道：“不用去太原了，往北出走吧。”

朱英道：“山路崎岖多猛兽，英雄你是否能……”

苏东二看看地上的死人，淡淡地道：“也罢，送出大风谷，天亮你们再往北。”

朱英点头，能有命在已是天幸了。

只不过妻小二人难走山道，朱英虽是男人，可也一样走得艰辛，倒是苏东二帮着把那匹马解下来，拖拉着东西，并把小娃儿扶在马背上。

不去太原，大车是不能用了，这以后几日只有打算奔走在往北的山道小路了。

天色就快亮了，寒风带着刺骨的寒意令人们不时地一阵哆嗦。

苏东二指着前面的山岭，道：“我只能送你们过了这山岭，我还需回程呢。”

朱英道：“如果有英雄伴随，他日必有所报。”

苏东二笑笑，话也未说，他很想说什么，但他却忽地取出笛子吹起来。

笛声是悲壮的，笛声令晨间的山林中充满了杀机，这时候山林中应是平静的，祥和的，但苏东二的笛声却充满着血腥。他的笛声令人紧张。

朱英就觉得如在鬼域，他的儿子正在马背上打哆嗦，那绝非是冷的关系，因为他穿戴着丝棉袍子狐皮帽，王妃也不冷，那件厚厚的狐裘袍子足以御寒。

当苏东二突然笛声断了，人也站住了，朱英才发觉远处的半山寨上站着几个人。

其实苏东二早就发觉了。他把笛声吹奏得十分高亢便是要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在掩藏着。他站住的时候，便也忍不住“噫”了一声。

于是，朱英惊愣地开口叫道：“又是东厂番子？”

苏东二道：“而且是八个人外加一个官员。”

朱英妻子哭了：“他们必要置我们于死地呀，王爷，咱们……不如百姓家哟。”

苏东二以手示意别出声，当先举步往岭上走，朱英拉着妻子跟在马后面，心中直如要上刀山下油锅的样子，走起路来不知如何出腿了。

山岭上传来冷厉的一声道：“嘿……该死的丁冲天，他果然私自放人呀，大当头果然料中了。”

现在，苏东二站在那人面前了。

他也看看另外八个番子，忍不住地笑了。

“你何人？”

“重要吗？”苏东二说话简短。

“如果你不与三王爷在一起，你不重要，你这模样儿甚至不值爷们一瞧，但你与三王爷一起就不一样了。”

苏东二心中却在想：“怎么如此巧，我是不是杀错了，前面的八个番子与一个当官的，眼前又是八个番子与一个当官的，我杀哪一方？”

苏东二在皱眉，他困惑了。

忽听那人指着朱英，吼道：“朱英，丁冲天与你有旧交情，我与你扯不上关系，魏公公在这里安了我这颗棋子，就是怕你漏网，果然安对了，你逃不了啦。”

朱英似也豁上了，他怒叱道：“齐掌事，你们与魏老狗沆瀣一气，陷害忠良，表面上为我王朝办事，实则你们暗自弄权，我朱英变鬼也不会饶你们。”

“哈……”姓齐的大笑。

苏东二不笑，他淡淡地道：“你们以为那姓丁的还活着？嘿……”

姓齐的面皮猛然抽动，道：“你说什么？”

苏东二道：“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多杀，因为至少我有一批是杀对了。”

姓齐的当然听不懂苏东二说些什么，他以为苏东二的言语有问题。

朱英知道，但朱英却以为苏东二的话是对他而言，那意思是叫自己放心，这几个人他来料理。但朱英却知道姓齐的武功高，因为他早就知道东厂的三大高手中就有姓齐的这人……他既然知道，他就必须提醒苏东二。

苏东二如果不敌姓齐的，朱英一家便死定了。

朱英指着姓齐的对苏东二，道：“英雄，他比之丁冲天的武功高明多了，东厂中三大高手之首呀，你……”

苏东二双目凌厉地直视姓齐的，他只在嘴角抽动了一下，似是不齿的样子。

姓齐的已露出一副惊怒之色，道：“什么？难道不是丁冲天他们放了你一家人？”

朱英道：“丁冲天可恶，本王待他不薄，十年交情付诸流水，他不仁不义，明言送本王一程，中途却在大风谷中要害害本王一家的三口，他死有余辜。”

姓齐的一怔，道：“丁冲天死了？”

朱英道：“包括他率领的东厂八名番子。”

姓齐的大吃一惊，八名番子也彼此对望。

那也只是一怔之间，姓齐的立刻愤怒了：“说，何人下的毒手？”

苏东二淡淡地道：“这里除了我之外，三王爷又怎么是丁冲天的对手？”

姓齐的怒叱道：“可恶，你杀了丁冲天他们九个人呀？”

“不错。”

“你是何许人也？”

“你就把我当成杀手吧。”

“杀手？难道你为朱英朱老三出手？”

苏东二只淡淡地看了一眼朱英一家三口，他发觉朱英的神色厉然却又带着几分悲哀。朱英的妻子三王妃与那个娃儿面色已苍白得嗦嗦发抖而忘了开口说话。

苏东二就为这王室的操戈而悲哀，这当然也是一个朝代的气数将尽的前兆。

任何一个朝代，如是兴旺，满朝文武皆一心一德，否则，就是隐藏杀机，互不信任。如今的大明天下就快走下坡了。

苏东二忍不住一声感叹，道：“我为朝廷悲哀，出了你们这些祸害，只不过我可不是为三王爷而操刀，这一点，我必须先说明白。”

姓齐的大怒，叱道：“何人派你前来搅局？”

苏东二道：“官腔，这样的问话很幼稚，也可怜。”

姓齐的猛然拔身而起，左手五指钩张一直抓苏东二的面门，而他右手的刀却更阴狠地自下上撩，劲道十足。只可惜他遇上了苏东二。

苏东二只不过左上身后退大半步，右臂突然暴甩，便也甩出一道冷电激射。

“噢……”随之一声“轰”。姓齐的五指抓空，刀也空切之间，胸口已裂开个血洞，他临倒下去前一声厉喝：“上……啊……”

“杀！”

八个番子围上了。

八个番子的架式就如同群狼争食般往苏东二围杀，他们不去管朱英一家三口。

他们当然明白，只要杀了苏东二，朱英一家三口是跑不掉的。但他们都估计错了。

苏东二原是平实地站在那里，当八个番子就快围紧他的刹那，他突然拔身而起，半空中斜着身子往左飞跃，便也带起了两声尖啸，随之两个番子已跌卧地上抱着脖子而用力地蜷曲着。

苏东二并未稍停，他接连拔空而起，只一看便知道他这正是关内玄门武功——龙行绝杀刀法。只不过又三个腾跃飞闪，八个番子俱都是脖子上挨了刀子抹过而冒血，死状也都是蜷曲着身子。这光景使朱英也愣住。

只见苏东二木然地指着山峰的另一面，对朱英道：“三王爷，你们可以走了，我相信应该不会再有意外出现了。过了这道岭，记住往北行，太原是不能去了。”

朱英点点头，道：“英雄，留个名字，如何？”

苏东二摇摇头，道：“人过留名是好名，雁过留声是好声，杀人从业的人，名声令人厌恶，不留也罢。”

朱英道：“至少在本王的心中，你是英雄。”